

# 想起连队的“摇把子”

张国领

现在谁要问我，中国最普及的东西是什么？我会毫不犹豫地告诉他，是手机。20多年前手机还是一个身份和财富的象征，转眼间，它已从“贵族”沦落为寻常百姓人手一部的日常通讯工具了。我个人打电话、装电话、买手机、换手机的经历，就像一段与时俱进的历史缩影，记录着时代发展的轨迹。

我生长在河南的一个小山村，是踏着改革开放的鼓点入伍从军的，入伍之前没有见过电话。记得我今生打的第一个电话，是在39年前的冬天，即我入伍的第一年。我当时是连队业余报道员，那天我发现了一条重要的报道线索，要向团部的新闻干事汇报。我们连队驻守在皖西一个偏远的乡村里，距团部几百里路程，电话是唯一的联系方式。

那时连部唯一的一部电话机是黑色“摇把子”，打电话之前要攒足了劲儿，一手按着话筒，一手用力摇把，摇过一阵之后拿起话筒，这样才能接通团部总机。排长听我说没打过电话，就把我带到电话机旁，抱着把子摇了起来。看得出他打电话也不轻松，好不容易找到了接电话的人，他把话筒往我面前一递说：说吧，拣主要的。我把

话筒从他手里接过来，紧扣在耳朵上就大声说了起来，正说得有劲儿的时候，排长说“拿反了”，我这才发现，自己把话筒拿颠倒了。我不知用了多大的劲儿去抓那话筒，只记得通完话之后，我的衣服已被汗水浸透。

入伍的第二年，我因新闻报道成绩突出，被调到团部工作，打电话成了每天的寻常事，随着电话机的改进，“摇把子”也换成了拨号机。

1992年夏天，父亲来信说母亲病了，我急忙回老家看望，假期快到时，母亲的病情恶化，我想把情况向部队领导汇报，请求延长假期。可在我们1000多人的大村子里，竟没有找到一部电话，最后是徒步8公里到一座私人煤矿上打的电话。

那件事对我是个不小的刺激，送走母亲回到部队，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给家里装个电话。当时合肥市装电话要交2600元，我的工资只有200多元，但我还是狠下心交了费。交完费只是拿到了一个号头，电话安装也需要排队。哪想这一排就是5个月没有消息，没等上装电话，我却接到了调往河南总队的命令。带着没装上电话的遗憾，我调离了合肥。

举家迁到郑州后，开始租住在一处民房里，单位为了找我方便，给我配了一部数字寻呼机，谁呼我的时候，寻呼机上面就显示一串号码，我就穿过一条长长的巷子，到一家小卖部里借电话给他们回话，遇到晚上有人呼我，可就遭了老罪，巷子里没路灯，坑坑洼洼，污水横流，但为了不误大事，每次我都坚持回话。

1996年调到北京工作，那时候社会上已不少人使用手机，但我觉得办公室和家里都有了电话，手机就是多余的。哪知这想法只坚守了三年，三年后的春天，我到四川凉山州一个少数民族乡村采访，到达的第二天，有人传话说，我爱人打电话到成都找我，因女儿考高中报志愿的事，让我务必给家里回个电话。孩子的事不敢怠慢，可同行的十多个人都没有手机，当地领导看我非常着急，就开车赶了70公里的山路，把我送到一个小镇上打电话。

从连队的“摇把子”，到现在我手中的智能手机，这40年时间，通讯工具更新换代的速度令人目不暇接，我换了几部手机已记不清了，只知道每换一次手机，手机的功能都有所增加，手机的通话质量都有所改进。现在每天晚上我都用手机和远在河南老家、已是86岁高龄的老父亲通话。在相隔千里聊着家常的时候，偶尔也会想起第一次在连队打电话时用过的黑色“摇把子”，心中更增添了作为一名祖国改革开放亲历者的自豪感。



泊

汤青 摄

華亭風

李传轲 书

写的文字，自己拍的图片。其中更有战友们重返军营或战友重逢时的文字图片。而这些文字图片，常常把我带入几十年前的岁月中去，带进昔日的大海沙滩、要塞边防、操场营房，时空的穿越既令人回味，又给人温暖。

一天早上，群里一下子进来了百余条信息，原来是有战友发了个建议，每人写一两篇随笔，记述驻守海岛时印象最深刻的事与人，达到一定量时汇集出书，留个纪念。建议一发，如一石激起千层浪，群里顿时热闹起来，支持与响应者众。

没过几天，老周在群里发了一段文字，是一个征文启事，战友的建议变成了群内正式的活动。

起初，我因为在海岛驻守的时间不长，加之群内高手云集，且他们在海岛驻守的时间更长，情感更深，写出的文字一定更生动精彩，所以并不打算写。一天，老周专门打电话给我，嘱咐我也要写。

于是，我也交了两则与海岛有关的小稿。

本以为，这是一件老战友们在闲来无事的状态下发生的自娱自乐的事情。没想到到过了一段时间，得到了一个很鼓舞人心的消息，战友撰写的文章已经汇编成集，因为内容多为记录海岛官兵奉献海防事业的故事与成长历程，所以书名为《青春献海防》，并交由宁波出版社出版。宁波出版社收到这本书稿后，十分重视，当即列入了“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”纪念书籍的出版计划。至此，一次老兵们随性自发的活动，一下子变得很正式很庄重。

今年6月中旬，群里出现了一则预告：《青春献海防》一书的发行仪式将在舟山市举行，邀请参与撰写的所有作者出席。果然是有始有终，这个群俨然如一支突击队。老战友们接到通知后都赶去了，原舟山要塞区的首长、宁波出版社的领导也被请到了会场，仪式举行得十分成功。我因为有事没赶去，但群里的“直播”同样看得我热血沸腾……

我越来越喜欢这个群了。

《军魂永驻心向党——难忘军中奋斗时刻》征文获奖作品选登

## 难忘的霍邱城西湖军垦农场

高伟忠

至极，散落在湖旁的零零星星的低矮茅草房摇摇欲坠，破衣烂衫的村民脸上表情呆滞。看着不堪入目如此贫瘠崎岖的环境，我的心顿时凉了半截。这就是所谓的保家卫国的地方？这就是青春热血洒军营的场所？那天晚上，我彻夜难眠，各种沮丧涌来，真担心才开始当兵生涯以后怎么去度过！

那天，在新兵到连队的欢迎会上，鬼使神差般的，我代表48名新兵发了言，这也是我人生第一次在大庭广众下发言。反响良好的发言，让我“回光返照”般地渐渐归于平静。第一个星期日，在去霍邱县城买生活用品的路上，巧遇营部武家堂副教导员，他端详着一脸幼稚的我，问我是不是上海兵，我回答了一系列问题后，他嘱咐我说：“上海兵虽然在部队比较调皮难管理，可脑子活跃，聪明有朝气。”武副教一席话让我茅塞顿开、纠结顿解。那次巧遇的“武教谈心”，成了我好好干的信心起点。从此，我化沮丧为力量，以城西湖为战场，勇往直前与黄豆和麦子“厮杀”在一起。那时，割黄豆多是人工用

## 银丝卷

西坡

同样是北京著名小吃，银丝卷相比茯苓饼冷僻一些；对南方人来说，尤其陌生。

其实，它就“生活”在我们身边，只不过你没留意，或很少有人提起，以至于不知道该去哪里吃、哪里买。

对银丝卷，我实在想不出用什么你听得懂并且不太啰嗦的语言来作准确的概括，老实说，“度娘”照样说不清。

不得不承认，民间有高手。在我冥思苦想的时候，内谁，已把银丝卷是怎么回事一下子说明白了——馒头里夹面条。

以前老外百思不得其解汤圆里的馅是如何跑进去的，有人把裹汤圆的过程给他看，不就结了吗？同样的，把馒头怎样夹面条的步骤一条一条呈现出来，再傻的人也看懂三分了吧。

银丝卷理论上要经过十几道工序：揉面、溜面、出条、刷油、切段、糅合、擀面、缙丝、翻折、包紧、蒸制、切块、码盘等。可惜，这些名词总嫌太概念化，读者还是一头雾水，所以必须作非常具体的分解——把一小块发酵、揉匀后的面团擀扁，擀平，切丝；取其中一部分丝放到另一块擀好的面饼上面；将丝卷起来即可；旺火足汽蒸制（记得中途不能揭盖，才能蒸得饱满）；用手轻搓几下蒸好的银丝卷，使馅丝之间形成空隙，达到蓬松柔软的目的。

从银丝卷的横截面看，它就像一根粗电线的表皮里包着好几十根小电线。

世界上的事，无非“简单”和“复杂”两道。一般来说，外行会把“简单”的事“复杂”化；内行则会把“复杂”的事“简单”化。餐饮界则正好相反，银丝卷就是一个典型。

据说，南宋时，老百姓为避战乱，情急之下，把家中剩余的面条切断，将它们像馒头一样包卷起来，成就了银丝卷。

明明是可以变出许多花样的面条，却被粗暴处理，化为纯粹的馒头，还美其名曰银丝馍、金银馍。这是“复杂”变“简单”的案例。

另一个传说，银丝卷曾是慈禧太后的“豪华早餐”之一。在饮食上老佛爷一贯喜欢删简就繁，“绿豆芽塞肉”这道菜，是她的心头好。老北京著名文史学家周简段先生告诉我们：当年北京西单曲园饭店银丝卷里的“面条”，需加工9次，才能搞

出111根！天哪，这不是做银丝卷，而是做光缆啊！

明明原先仅是一只实心淡馒头，非要弄得很复杂、很考究，一般老百姓哪有闲工夫伺候那玩意儿！当然只有宫廷御厨或高级饭庄方能措手啦。

欣赏这种外观朴实、滋味单纯、做工精巧、主题鲜明的小吃的人，应当说，其眼界和品位都是可以的。

金庸笔下的洪七公，绰号“北丐”，武功盖世。《射雕英雄传》第十二回里洪七公自诩：“我在御厨房的梁上躲了三个月，皇帝吃的菜每一样我先给他尝一尝，吃得好就整盘拿来，不好么，就让皇帝小户自己吃去。”于是，金庸安排了以下一则桥段——

忽听黄蓉远远喝彩：“好啊！”只见她手提食盒，缓步而来。洪七公眼睛尚未睁开，已闻到食物的香气，叫道：“好香、好香！”跳起身来，抢过食盒，揭开盒子，只见里面是一碗黑田鸡腿，一只八宝肥鸭，还有一堆雪白的银丝卷。洪七公大声欢呼，双手左上右落，右上左落，抓了食物流水价送入口中，一面大嚼，一面赞妙，只是唇边、齿间、舌上、喉头，皆是食物，哪听得清楚在说些甚么。吃到后来，田鸡腿与八宝鸭都已皮肉不剩，这才想起郭靖还未吃过，他心中有些歉疚，叫道：“来来来，这银丝卷滋味不坏。”实在有些不好意思，加上一句：“简直比鸭子还好吃。”

其言其行，未必由衷，但至少，银丝卷在洪七公心目中还是占有一定地位的。

尽管银丝卷很像一只淡馒头，但吃的时候却不能像吃淡馒头那样豪情万丈、狼吞虎咽。你得文雅一点，慢慢扯，慢慢撕，慢慢抿，慢慢咽，务必让舌尖体验到“面条”一丝一丝的存在价值。即使你任性得如同“晴雯撕扇”，没事儿，只要别把半个银丝卷一下子塞在嘴里就行。

如今，坊间制作银丝卷，花样很多，除了蒸，还有油炸。为了追逐一股奶香，有人还把奶粉掺到面粉里。对此做派，我不敢苟同——那不与曾经风靡一时、油里油炸或炼乳蘸蘸的刀切小馒头，“穿一条裤子”了嘛。

先前卖过一个关子，本文收束时必须表一表了——倘若到“国际饭店”买蝴蝶酥，可以顺便问一下：银丝卷还有卖吗？倘若到“燕云楼”吃烤鸭，不妨多要几只银丝卷。很久以前我听说该店定下规矩：银丝卷只对堂吃的客人开放。我不知道这条规矩现在破了没有？

## 有病的陪伴没病的

汤炳生

那年，老丈人还没迈过90岁生日的门槛就毫无征兆地急匆匆地走了，他那先苦后甜的一生，是让他带着笑意上路的，只是舍下了小他两岁，和其患难与共，劳碌一生的岳母。那时我的大姨妹夫先我老丈人走了近两个月，于是在一家保洁公司工作的大姨妹就来陪岳母搭班过日子。

岳母白天没人做伴，她也只能慢慢地改变自己。比如，她一人独处时除了看电视外，常常会走向阳台（因住在底楼，也有叫天井的）透透门窗，呆呆地看着路上的车辆、人群，一站就是大半天。有时坐到门口看那些比她小一些的老人们打牌，不多时就会打起瞌睡，头一点一点地像鸡啄米。夏季日长夜短，下午5点不到，太阳还高高地挂着，她就关上大门，上了保险，直弄得大姨妹下班回来开不了门，敲门叫她，她又耳聩听不见，大费周折。

然而近期，大姨妹因事不能来陪她过夜了，小姨妹家虽近在咫尺，但媳妇上早班，做奶奶的要照看小孙女，她只能在小孙女上幼儿园的时间里过来侍奉老母亲，可晚上是无法作陪的。

自老丈人走了之后，岳母有了些许的变化，她变得胆小了，一到晚上，这个近130平方米的房子空空荡荡的，孤灯独影，没人陪伴时，她是绝对无法入睡的。于是她想到了我老婆，她问她两个女儿，“你们大姐姐

能别勿来啦？”其实这事我的两个姨妹压根就不想让我老婆知道。因为我老婆左脚曾开过刀，至今还扔不掉拐杖。近两个月还患上了带状疱疹，先是请人用土法治疗，后又看中医吃药、针灸，我和阿三（小女儿）每隔两三个小时还要帮她在前胸后背的患处涂一次药水，可病情至今还没完全好转，医生的说法是年纪大了抵抗力差。近段日子我和阿三也在吃药。我治的是两条腿，尤其是左半边得病三年多了，虽然不断地求医问药，病情却越来越严重。目前状况坐着可以，站起来没多久就不行了，这病情还蔓延到右腿，右腿是站着可以坐下来不行，直弄得我坐也不是站也不是。阿三是体虚吃药调理。而我老婆，其中的一味药，单煎就要花去40分钟，每天一上午的时间就让煎药给占了。

如果我老婆去陪她母亲，让她自己去煎药，她那有点马大哈的性格我们肯定不放心，加之上了年纪，在家就曾有过两次忘关煤气灶的吓人事例，因而老婆吃的药只能由阿三煎好了送去。

其实我岳母除了心脏有点小疾，偶尔犯点偏头痛的老毛病外，在她这个年龄段，身体还算是可以的：腰板挺挺，步履较轻，还经常去对过5楼的小女儿家。我老婆去陪伴她以后，有时会带她到外面的点心店吃馄饨、肉馒头，让她换换口味。92岁和74岁的母女俩走在一起，倒像一对老姐妹，女儿拄着拐杖一摇一摆稍稍在前，母亲在后慢慢地跟着。

有时我老婆问她母亲，你在阳台边看什么呢？她回答：XX（她二女儿）说好了来看我的，我望她来；XX说好了几点回来的，哪能还没回来？我老婆又问她，人家在大门口打牌，你坐在那里打瞌睡，做啥不去午睡？她隔了许久才回答：你们都不在，我如睡午睡了，人家也不知道，我坐在门口打瞌睡，如果死了，有人会给你们报信的。问她为什么这么早就关门上保险，她说她一人在家，怕小偷进来，也怕有人要加害她。

这几天，她常去阳台门口向外张望，说阿三怎么还没把药送来。如我老婆看病没及时去她那里，她会叫其他两个女儿打电话来，问我老婆什么时候去。

现在商量定了，我老婆一周去陪夜4天。有病的陪伴没病的，看来阿三每天还得继续为她母亲煎药送药。从我们小区到岳母家，一个来回大约6公里的路程……